

一切我们过去心灵上的创痕，一切时代的
烦闷，一切将来世途上不可避免的苦恼，
都请不要闯进这个乐园来……

绿天

苏雪林●著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绿 天

苏雪林 著

●安徽文艺出版社

绿天

苏雪林 著

责任编辑:左克诚

出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邮政编码:230063

发行: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刷:合肥铁四局印刷厂

开本:787×1092 1/32

印张:4.375

字数:90,000

版次:1997 年 5 月第 1 版 199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6-1532-X/I·1424

定价:4.8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自序

古人常爱说“人生若梦”，透过“年龄”的观察，愈觉得这四字的意义深长。一个人一生中有许多梦：有绮丽的，光明的；也有灰暗的，阴惨的。有印象深刻的；也有澹然若无的。有欢愉畅遂的；也有惊险恐怖的……千变万化，不可具述。但醒后回忆起来，想这也不过“梦”而已，没有认真的价值和认真的必要。

人生大事，婚姻亦为其一，无论美满也罢，不美满也罢，在各式的梦幻之中，它给人的印象终是比较深刻一点，所以人们对于婚姻每喜郑重其事，初结合时要举行隆重的仪式，以后又有什么纸、草、皮、丝、金、银、珠、钻各种庆典来纪念它。会摇笔弄墨的人，便免不了要写点什么纪念册之类，来替这人生大事留下一点痕迹。

个人的婚姻虽不能算是一场噩梦，至少可说是场不愉快的梦。命运将两个绝对不同的灵魂，勉强结合在一起。在尚未结合之前，两人感情便已有了裂痕。新婚最初两年岁月里，似乎过得颇为幸福，裂痕却于不知不觉之间日益扩大，渐有完全破碎的趋势。若非两个绝不相同的灵魂之中，另一个灵魂，天生一颗单纯而真挚的“童心”，善于画梦，渴于求爱，有时且不惜编造美丽的谎，来欺骗自己，安慰自己，在苦杯

之中搀和若干滴蜜汁，也许最初的两年里，我们爱情的网，早已支离破败，随风而逝了。

我和康结婚于民国十四年秋节前一日，翌年同赴苏州教书，开始《绿天》的写作。但因课忙，仅写《绿天》一篇，其余都是第二年写的。里面所说的话，一半属于事实，一半则属于上文所谓“美丽的谎”。这本书出版以后，居然发行了六版，其中有几篇被选为中学国文教材，故读者对于我别的著作，并不留意，于《绿天》、《棘心》，则知者甚多。今日三四十岁以上的人，于此二书，殆皆曾经寓目。其实，我每自读二书，尤其《绿天》，辄觉双耳发热，觉得这种幼稚浅薄的东西，不知当时何以竟能写出？写了以后，何以竟能获取如此广大的读众？或者世间原有所谓读者偏爱之书，我这本作品，应归之此例；又或者，乃由于作者那颗永久“童心”所流露的单纯的思想，和真挚的情感，能够引起世故不深的青年读者心弦之共鸣，亦未可知。总之，此书之得读者欢迎究竟是何理由，我到于今也还推究不出。

当此新文坛进步一日千里之际，像《绿天》这类久落时代之后的作品，哪有重印的价值呢？不过三年前，我初到台湾之时，便有几个书店托人来与我相商，要替我重印《绿天》和《棘心》。我别无好处，却有自知之明，坚决加以拒绝。以后，来商谈者不已，并且《棘心》在香港已不知被谁翻印出来了，原书以校对欠精，本有许多错误，翻印本更鱼亥连篇，文理欠通之处，随在可指，令我极感不快。我想不自印，人家总要偷印，那时想修改舛误，也不可能了。是以不顾将来势所难免的非笑，先在本省重印《绿天》，若有余力，以后再谈其他。

.....

那个冷酷非常，专讲实利主义的工程师，虽于无意间闯入我的生命圈内，成了我命宫的磨羯星，但为某种规律所约束，至今还与他维持着夫妇关系。平心而论：他也有他的好处，人聪明，所学工程那一科，在他们那一界颇负声望，品行端方，办事负责，性虽木强，偶尔说话亦少有风趣。他若娶一三从四德的旧式妇女为妻，未尝不可以终身享其庸福；遇着了像我这样一个人，也算是他的不幸，所以我有时也觉得对他不住，不免常有所怀念与忧虑。本年度是我们结婚三十周年，我之重印这本《绿天》，一方面固基于上述的那个原因，一方面亦欲藉此纪念我们的珠庆。虽然我们的爱，不惟说不上是珍珠，还说不上是稀薄的“纸”和不值钱的“稻草”，竟可说是道轻烟，而且这道轻烟，多年之前，便是消失得无踪无影了。

“三十年”这是何等悠长一段时间，说起来不免要教育青年们吓一大跳。不久前，我曾出版了一个《归鸿集》，作为自己返国三周年的纪念，现在为了纪念我们的珠庆，又来重版本书。在文艺学术界，我同别人相比，一切都感贫乏，光阴则满满装了一口袋。若说人生有什么悲哀，这才是我最大的悲哀，至于婚姻那类问题，在我却并不算什么一回事！

本书承张明女士列为今日妇女社丛书之一，王琰如女士费了无数心力，替我接洽印刷事务，某女画家又替本书画了个风致嫣然的封面，使我粗陋的作品，增色不少。这些珍贵的友谊，都值我永久感谢。

本书初印三千册，一年内销售将完，在台湾文艺品销行并不容易的状况下，本书总算是顺利的。多数读者要求再版，

我因自己工作太忙，无意于经纪这事，现付光启出版社发行。另外增订本的《棘心》和《永城朝圣记》，也将在该社出版。特此向读者预告一声。

目 录

自 序.....	1
绿 天.....	1
鸽儿的通信.....	8
我们的秋天	29
一 扁 豆	29
二 未完成的画	30
三 书 橱	32
四 瓦盆里的胜负	35
五 小汤先生	37
六 金鱼的劫运	39
七 秃的梧桐	41
收 获	44
岛居漫兴	51
一 逃 热	51
二 在海船上	54
三 青岛的树	56
四 福山路二号	60
五 汇泉海水浴场	61

六	湛山精舍与水族馆	63
七	鱼乐园	66
八	五只妖龟	70
九	中山公园	73
十	熊 友	76
十一	太平山顶	79
十二	几作波臣	82
十三	万国公墓	86
十四	太平角之午	90
十五	海崖上的谜语	94
十六	山大果園	97
十七	理想的居处	100
十八	栈桥灯影	103
十九	骑 马	106
二十	告别青岛	110
劳山二日游		112
一	游志的决定	112
二	入山之始	113
三	北九水	115
四	千石谱	117
五	王哥庄	118
六	白云洞	120
七	明霞洞	122
八	上清官的银杏	125
九	归 途	128

绿 天

亚当和夏娃的地上乐园，真是太令人神往了，数千年来，有着不少口碑来传述它，不少诗歌来咏叹它，不少散文来铺张它，连学习工科，平日对于《圣经》素少寓目的石心，也常常对我说：“我想寻找一区隔绝市嚣，水木清华的地方，建筑一所屋子，不和俗人接见。在那儿，你做夏娃，我便做亚当，岂不好吗？”

石心的性格原是很孤僻的，所以有这样的想法。我却颇爱热闹，虽也不喜交际，却爱有几个知心的朋友，互相往还，但对于尘嚣，也同他一样厌恶。因为我的祖父，都是由山野出来的，我也曾在乡村生活过多少时候，我原完全是个自然的孩子啊！

石心因为职务的关系，住在上海。他每天到远在二三十里外的工厂去工作。早晨六点钟动身，晚上六点钟才得回家，只有星期日方能自由。

他上工去后，我就把自己关闭在一个又深又窄的天井底，沉沉寂寂，度过我水样的年华。偶然出门在马路上散散步，眼睛里所见的无非工厂烟囱袅袅上升的黑烟，耳朵里所听的无非是隆隆轧轧的电车和摩托卡。我渴想着我从前所爱的花、鸟、云、阳光、绿野……但这些事物不但闪躲着，不和我的

实际相接触，连我的梦境里都不来现一现，于是我的心灵，便渐渐陷于枯寂和烦闷之中了。

我曾读过都德《磨房书札》，最爱《西简先生的小羊》那一篇。咳，现在我也变成这小白羊了，它虽然被系在芳草芊芊的圈子里，受着主人百端爱抚，却永远翘望着那边的崇山峻岭，幻想着那垂枝的青松，清香的野桐花，银色的瀑布，晚风染紫了的秋山，鼻子向着遥天，“咩！”“咩！”发出一声声悠长的叫唤。

某年，即上海为五十年所未有的酷热所燃烧之一年；某月，即秋声和鸿雁同来之一月，我们由上海搬到苏州城里来了。

起先，石心接着苏州东吴大学的聘书，请他为该大学理科主任，并允许由学校赁给我们屋子一所。那时我们并不知新屋是怎样一个形式，想象那或是几间平房，有一个数丈长宽的庭院，庭中或者还有一二株树，少许的花草；不过这样于我已经很好，我只要不再做天井底的蛙，耳畔不再听见喧闹的车马声，于愿已足，住宅就说狭小一点，外边旷阔清美的景物，是可以补偿这个缺点的。吴城这个文化古城环境的幽静，我也算闻名已久了，所以石心接到聘书之后，心里尚在踌躇不决，我却极力的怂恿。啊，西简先生的小羊已经厌倦了栅和圈，它要毅然投向大自然的怀抱里去了！

于是石心决定了赴苏州教书的计划。

我们的行李运去之后，石心先去布置房子，我于第二天带了些零杂用品离开了上海。

我虽然已在苏州生活过，但对于东吴大学许给我们居住的屋子所在，却弄不明白，我便到景海女师，请校长洛宾孙

女士引导我去。

洛女士是美国人，性情极为和蔼，见我来很高兴；听见石心也来苏州教书，更为欢喜。她请我坐了，请出她朋友沙女士来陪我，又倒给我一杯冰柠檬水。两个钟头在火车里所受的暑热，正使我焦渴呢，喝了那杯水，真感到甘露沁心般的爽快。

我谈起请她引导去看新居的话，她说：“那屋子很好，我常想住而不可得，你们能够得到这样住所，运气真不错呀！”

“她们住在这样精雅的屋子里，还羡慕我们的住所，那末，那屋子一定不怎样坏吧。”我心里这样想着。

喝完冰水后，她和沙女士引我走出学校，逆着刚才我走来的道路，沿着天赐庄河走了十分钟，进了一堵墙，我们便落在一片大空场之中，场中只有一个小茅舍，余无别物。我正在疑惑，洛女士指着屋后一道矮墙和一丛森森的树木对我说：“你们的屋子在这墙里。”

推开板扉，里面竟有一园，园里有一座虽不精致而极适宜于居住的双幢屋子。

呀，这真是“山穷水尽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！”

走到屋前，石心听见我们的声音，含笑由屋中走出。洛女士和他寒暄了几句话，便作别去了。

等她出了板扉，我就牵着石心的手，快乐得直跳起来，说道：“有这样一个好园庭给我们住，我简直做梦也没有想到！”我们牵着手在园里团团走了一转，这园的景物便都了然在心了。

园的面积，约有四亩大小，一座坐北朝南，半中半西的屋子，位置于园的后边。屋之前面及左右，长廊环绕，夏季

可以招纳凉风，而冬天则可以在廊子上躺着软椅负暄，这一点，可说是最中我意了。

这园的地势颇低，而且园中杂树蒙密，日光不易穿漏，地上常觉潮湿，所以屋子是架空的。它离地约有六七尺高，看去似乎是楼，其实并不是楼。屋子下面不能住人，只好堆煤，积柴，或者放置不用的家具。

园中尚有一个丈许高的土墩，登其上，可以眺望墙外广场中青青的草色，和东吴大学附近的那一双秀丽的塔影。

园中的草似乎多时没人来刈除了，高下杂乱地生长着。草里纠缠着许多牵牛花和茑萝花，猩红万点，映掩浅黄浓绿间，画出新秋的诗意。还有白的雏菊，黄的红的大理花，繁星似的金钱菊，丹砂似的鸡冠，都在荒园里争妍斗艳。秋花不似春花：桃李的秾华，牡丹芍药的富丽，不过给人以温馨之感，你想于温馨之外，更领略一种清健的韵致，幽峭的情绪么？那末，你应当认识秋花。

讲到树，最可爱的莫如那几株榆树了，树干臃肿丑怪，大皆合抱，有如图画中所画的古木。青苔覆足，长春藤密密蒙盖了一身，测其高寿，至少都在一两百岁以上。西边一株榆树已经枯死了，紫藤花一株，攀附其根，蜿蜒而上，到了树巅，忽又倒挂下来，变成渴蛟饮涧的姿势。可惜未到春天，藤花还没有开，不然，绿云堆里，香雪霏霏，手执一卷，坐于树下，真如置身华严世界中呢。

有一株双叉的榆树最高。天空里闲荡的白云，结着伴儿常在树梢头游来游去，树儿伸出带瘦的突兀的瘦臂，向空奋掣，似乎想攫住它们，云儿却也乖巧，只不即不离地在树顶上游行，不和它的指端相触；这样撩拨得树儿更加愤怒：臂

伸得更长，好像要把青天抓破！

春风带了新绿来，阳光又抱着树枝接吻，老树的心也温柔了。它抛开了那些顽皮讨厌的云儿，也来和自然嬉戏了。你看，它有时童心发作，将清风招来密叶里，整天缥缈地奏出仙乐般声音。它又拼命使自己叶儿茂盛，苍翠的颜色，好像一层层的绿波，我们的屋子便完全浸在空翠之中。在树下仰头一望，那一片明净如雨后湖光的秋天，也几乎看不见了。呀，天也给它们涂绿了。绿天深处，我们真个在绿天深处！

“这园子虽荒凉，却富有野趣，”石心笑着对我说道，“要是隔壁没有别人搬来，便也可以算做我们俩的地上乐园了啦！”

我没回答他的话，只注视着那些大榆树，眼前仿佛涌现了一个幻象。

杲杲秋阳，忽然变得眩目地强烈，似乎是赤道一带的日光。满园的树木，也像经了魔杖的指点，全改了模样：梧桐亭亭直上，变成热带的棕榈，扇形大叶，动摇微风中，筛下满地的日影。榆树也化成参天拔地的大香木，满树缀着大朵的红花，垂着累累如宝石如珊瑚的果实。空气中香气蓬勃，非檀非麝，闻之只令人陶然欲醉而已。

长尾的猴儿，在树梢头窜来窜去，轻捷如飞。有时用臂钩着树枝，将身子悬在空中，晃晃荡荡地打秋千顽耍。骄傲的孔雀，展开它们锦屏风般的大尾，带着催眠的节拍，徐徐打旋，在向它们的情侣献着殷勤。红嘴绿毛的鹦鹉和各式各样的珍禽异鸟，穿梭般在树叶间飞来飞去，悠扬宛转的歌声使整个静穆空间为之震颤。

树下还有许多野兽呢，但它们都驯扰不惊，亲睦无猜，像

是一个家庭里长大的。毛鬣壮丽的狮子却抱着小绵羊睡觉。长颈鹿静悄悄地在数丈高的树梢，摘食新鲜叶儿，摆出一副哲学家的神气。金钱豹和梅花鹿在林中竞走。白象用鼻子汲取河水，仰天喷射，做出一股奇异的喷泉，引得河马们，张开阔口，哈哈大笑。

这里没有所谓害人的东西，凶恶的鳄鱼懒洋洋地躺在河边，在做着它们的沙漠之梦。一条条红绿斑斓的蛇，并不想噬人，也不想劝人偷吃什么智慧之果，只悠闲地蟠绕树上，有时也吱吱地唱着它们蛇的曲儿。那声音悠长、幽抑，如洞箫之咽风。响尾蛇则摇着尾巴，发出咚咚的鼓声，像是按和着节拍。

这里的空气，是鸿蒙开辟以来的清气。它尚未经过闹市红尘的溷浊，也没有经过潘都拉箱中虫翅的扰乱，所以是这样新鲜，这样澄洁，包孕着永久的和平、快乐、和壮严灿烂的将来。

树木深处，瀑布像月光般静静地泻下。小溪儿带着沿途野花野草的新消息，不知流到什么地方去。朝阴夕晖，气象变化，林中的光景，也就时刻不同：时而包裹在七色的虹霓光中，时而隐现于银纱的薄雾里……

流泉之畔，隐约有一男一女在那里闲步。这就是人类的元祖，天主用黄土抟成的人，地上乐园的管领者。

.....

“你又痴痴儿地在想什么呢？我们的屋子还没有收拾妥帖，进去吧。”石心用手在我肩上一拍，啊，一切的幻象都消失了，我们依然置身于这红尘世界里！

但是，世上哪有什么真的幸福，我们又何妨就把这个庭

院当做我们的地上乐园呢？

一切我们过去心灵上的创痕，一切时代的烦闷，一切将来世途上不可避免的苦恼，都请不要闯进这个乐园来，让我们暂时做个和和平平的好梦。这不是什么过奢的愿望，我想命运之神是可以垂允的吧？

乌鸦，休吐你的不祥之言，画眉快奏你的新婚之曲。

祝福，地上的乐园。祝福，园中的万物。祝福，这绿天深处的双影。

鸽儿的通信

—

亲爱的灵崖：

昨天老人转了你的信来，知道你现在已经到了青岛了。这回我虽然因为怕热，不能和你同去旅行，但我的心灵却时刻萦绕在你身边。啊！亲爱的，再过三个星期，我们才得相聚吗？我实在不免有些着急呢。

拜祷西风，做人情快些儿临降，好带这炎夏去，送我的人儿回。

昨晚我独自坐在凉台上，等候眉儿似的新月上来。但它却老是藏在树叶后，好像怕羞似的，不肯和人相见。有时从树叶的缝里，露出它的半边脸儿，不一时又缩了回去。雨过后，天空里还堆积着一叠叠湿云，映着月光，深碧里透出淡黄的颜色。这淡黄的光，又映着暗绿的树影，加上一层濛濛薄雾，万物的轮廓，像润着了水似的，模糊晕了开来，眼前只见一片融和的光影。

到处有月光，天天晚上有我，但这样清新的夜，灵幻的光，更着一缕凄清窈渺的相思，我第一次置身于无可奈何的